



思考机器探案集

幽灵窃贼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胡冬宁 李凤敏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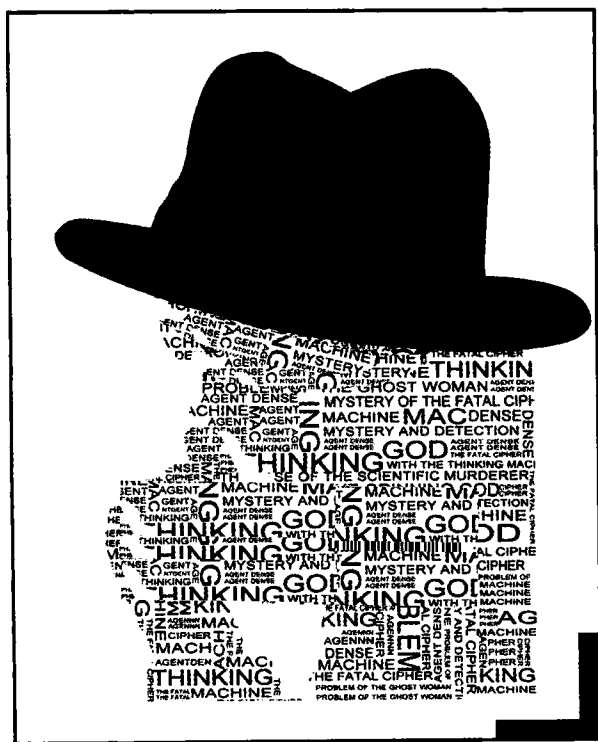
PROBLEM OF THE GHOST WOMAN

思考机器探案集

幽灵窃贼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胡冬宁 李凤敏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灵窃贼 / (美) 福翠尔著; 胡冬宁, 李凤敏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2. 1
(思考机器探案集)
ISBN 978-7-5484-0394-4

I. ①幽… II. ①福… ②胡… ③李… III. ①推理
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41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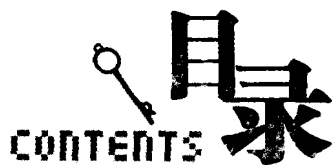
书 名: 幽灵窃贼

作 者: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译 者: 胡冬宁 李凤敏 译
译 审: 朱泽军
责任编辑: 张凤涛
责任审校: 陈大霞
装帧设计: 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
网 址: 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 字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0394-4
定 价: 26.8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S

消失的项链	1
街头卖艺人	18
打结的绳子	30
名画失窃记	42
三张明信片	54
车上女尸	68
鬼屋奇案	113
救生艇惨案	150
死神何在	173
幽灵窃贼	206
夜半神秘女郎	221

消失的项链

布莱德利·康宁翰·雷顿先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就连他的劲敌们都承认。以伦敦警察厅的人为例，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雷顿是绝顶的聪明。警察厅里有个叫赫伯特·康维的长官，用他的话说，雷顿是个很滑的人——“跟他相比，冰面都像砂纸一样粗糙”。至于雷顿是否知道人们对他的称赞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极有可能是知道的，尽管从未提起，因为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先生，很多事情都心知肚明却从不张扬。

从长相上看，雷顿先生和电影里那些帅气的坏人极为相似，但要说起智慧，伦敦警察厅的人认为他就是个天才——电影里那些叼着烟的罪犯根本不能和他相提并论，那些人总是轻而易举就落网。雷顿从没被警察抓到，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伦敦警察厅的人才会坚定地认为他非常聪明。

雷顿先生哪里都去过，就连那些只有上层人士才能出席的聚会上也有他的身影。每位阔太太举办的聚会，他都是座上宾。伦敦警察厅也知道这个情况。巧的是每次他出席的聚会都有“丢失”或者“误放”珠宝的事情发生。伦敦警察厅可不认为这是巧合，当然，这不是对雷顿的称赞。

伦敦警察厅坚信即便他没亲自动手，他也是多起珠宝盗窃案的主谋，盗窃手段巧妙且发生频繁，这些都让警察伤透了脑筋，即使如此，他们也不敢贸然找雷顿核实情况。事实上，他们没跟任何人谈及此事。

康维对雷顿有自己的评价，他把雷顿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甚至有奉承之嫌。只需要几句话他就能概括伦敦警察厅对雷顿的看法。

“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骗子，”康维热情地描述着雷顿，“他偷走了海明威家的珠宝、切尔顿汉姆小姐的手镯，还有奎兹家的金条。我知道肯定是他干的，但却于事无补，我只是知道而已，我不能抓他，因为他太滑了，有几次我以为找到证据了，可最后还是没有。”

说这些话的时候，沃伦太太的项链还没丢。当伦敦警察厅接到报案之后，康维对雷顿的崇拜之情更是无限地增加了。他知道雷顿应对这件事负责，他的头脑和他的心都是这么说的，但仅此而已。他用劲儿咬自己密实的小胡子，埋头寻找证据，但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些都是徒劳的。

案件最令人迷惑的地方就是它异常地简单，以前也是这样。沃伦太太在伦敦的家里宴请法国大使，她邀请了很多知名人物，有来自英法俄的代表，有欧洲最漂亮的女人们，还有两位美国的贵妇，另外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那就是雷顿先生，他真的是哪儿都去过。

沃伦太太戴着她那条著名的项链，其本身价值就已经达到四万

美元，加上装饰更是价值连城。和美国大使跳舞的时候，沃伦太太脚下一滑摔倒了，还把大使也拽倒了，情节一点儿都不浪漫，这让她挺没面子，但确实发生了。当时，雷顿恰好就在离他们最近的地方，于是赶快冲过去帮忙。一时间，沃伦太太和美国大使成了人群的中心，是雷顿把沃伦太太扶起来的。

“没什么，”沃伦太太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安抚他，“是我太笨了。”

雷顿先生又转身去扶大使，但是发现他已经自己站起来了，还大口喘着粗气，于是他又回到沃伦太太身边。

“您的项链掉了。”他殷勤地说。

“我的项链？”

沃伦太太赶紧用白嫩的手指去摸她那光秃秃的脖子，她的脸一下子变白了，雷顿和其他人开始四处去找，但都没找到，沃伦太太很不简单，她始终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定是掉到哪儿了。”她说。

“您确定您戴项链了吗？”有位客人急切地问。

“哦，是的，”她的回答很肯定，“但我可能把它掉在别的地方了。”

“您——哦，是我们——摔倒前，我还见您戴着项链呢，”大使说，“一定还在这儿。”

但是没有，它就这样消失了——和切尔顿汉姆小姐丢手镯的情况极为相似。那天晚上，雷顿先生和漂亮的切尔顿汉姆小姐在草地上散步，她不小心把镯子掉到了地上，就再也没找到。

逐一盘查项链丢失之后发生的事似乎已经无济于事，项链就是丢了，在场的男男女女面面相觑，难掩尴尬和相互怀疑的心情，雷顿先生一直站在沃伦太太身边，最后，他客气又巧妙地指出应该对在场的客人搜身，他并没有长篇大论，但是其他人都明白了。

雷顿先生的提议得到美国大使的强烈支持，这位民主党人物把人品和诚信看得非常重要。但是搜身到底没有进行，招待会依然继续，沃伦太太难能可贵地忍受了丢失项链的不快。

“她可真是好人，”一位美国贵妇大声称赞沃伦太太，据说这位贵妇的父亲在美国有两千万的资产。她说，“要是我那么名贵的项链丢了，我一定会大发脾气的。”

第二天上午，伦敦警察厅才接到报案说沃伦太太的项链被偷了。

“雷顿在那儿吗？”康维问。

“是的。”

“那一定是他干的，”康维肯定地说，“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他或者弄个明白。”

可是到了月底，康维还是没见到雷顿也没弄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拦截雷顿所有的信件、电报和快递，一一打开查看，他盘问雷顿的用人，他还趁着雷顿和用人都不在家的时候，去搜查他的家。他做的还不止这些，总之一切一个负责任的警察能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他那浓密的小胡子已经被他咬得参差不齐，但是却一点儿线索、一点儿痕迹也没找到，什么都没有。

这时，康维听说雷顿要去美国几个月。

“肯定是去美国销赃，”康维心烦意乱，“就算他带着项链上了船，我也要抓住他，就算我没抓住他，美国海关官员也会抓住他。”

康维认为雷顿那么狡猾他绝不敢在英国出手那条珍珠项链，他也不会把项链送到别的地方，因为时间太紧了。

四天后，从利物浦开往波士顿的罗曼谛克号客轮起航，不仅雷顿上了船，康维也上去了，他认识雷顿，而且确信雷顿不认识他，这让他很放心。

两天后，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觉得如果能制造一次和雷顿偶然相识的机会也不错，所以当他看见雷顿一个人靠着栏杆吸烟的时候，他也凑了过去，假装看着无尽的大海冥想。

“天气不错。”过了很久康维说话了。

“是呀，”雷顿看了他一眼，微笑着回答，“我想你们伦敦警察厅的人一定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野餐吧？”

康维没做傻事，他既没表现出震惊，也没暴露心里的其他想法，只是开心地笑笑。

“我最近一直忙着调查沃伦太太项链被盗的案子，”他坦率地讲，“现在终于可以休个假了。”

“哦，就是沃伦太太那次事件吧？”雷顿懒洋洋地问，“真的吗？当时我也在，是我发现她项链不见了。”

“是的，我知道。”康维冷静地回答。

他们又转移到别的话题，康维发现雷顿真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们一起吸烟，一起散步，一起玩游戏。那天晚上，雷顿在吸烟室里玩桥牌。康维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他边吸烟边发呆，就这样

过了几个小时。

“如果是他干的，”康维最后说，“他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坏蛋。如果不是他，我就是最大的傻瓜。”

十一点的钟声敲响了，甲板上已经没有人了，康维在黑暗中蹒跚着走向吸烟室，他看见雷顿还在里面玩，他在门口就听见了雷顿的声音。

“我玩到两点，不能再晚了。”他说。

康维忽然下了决心，他转过身，沿着甲板走到雷顿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他知道雷顿这次出门没带仆人，也知道为什么没带，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几把钥匙，挨个试着去开锁，终于打开了，他进了房间，关上门，这一刻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搜查。

康维知道自己要怎么搜查，他首先拿出雷顿的衣服，仔细地拍打摸索，捏捏他的领带，抖开手帕，还检查了他的衬衫，把丝质袜子放在手里揉搓。接下来，他又检查了雷顿的六双鞋，他对鞋产生怀疑是因为他曾经在一个犯人的假鞋跟里找到了十多颗钻石，可雷顿的鞋跟不是假的。

接下来，他又不慌不忙地把手提包、行李箱、轮船衣箱里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因为这些东西里面可能按了假底，说不定有暗格，但是没有。一番搜查之后，康维对自己的手法很满意。

然后，他又把搜索范围扩展到整个房间。他把铺好的床给弄乱了，仔细检查了床垫、被单、毯子、枕头、褥子，又拽出衣柜里的三个抽屉，检查背面。他把几份英国报纸翻了一遍，又拿起来挨个抖了抖。他还查看了抽水箱以及旁边的小浴室，就连地毯下面他也没放

过。最后，他站到椅子上，看天花板上有没有哪个裂缝能藏下一条项链或者拆下来的珍珠。

把这些地方都检查过之后，康维又小心翼翼地把房间恢复了原样。“还有三种可能，”他心想，“他也许存在船上的保险箱里，但似乎不可能——太危险了；他也可能放在货舱的箱子里了，也不可能；或许他随身带着呢，这个倒是可能性很大。”

于是康维走出了房间，并且随手把灯和门关上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喝了一口威士忌，可是又吐了，几分钟后，他却醉醺醺地出现在吸烟室，浑身散发着威士忌的气味，说话都有些含混不清，语无伦次，雷顿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满是责备。

康维貌似无心地踩到了雷顿的脚，他注意到雷顿穿的是平底的软帮鞋，根本没有鞋跟。他又好像站不稳似的扑到雷顿身上，给了他一个很夸张的拥抱。

见此情况，雷顿只能跟一起玩牌的人告别，并且敦促康维快点儿回去睡觉。康维说除非雷顿肯扶着他回去，雷顿爽快地答应了，他们一起离开吸烟室往回走，康维像藤条一样缠着雷顿。

尽管有人扶着，康维还是一路跌跌撞撞，好几次都险些摔倒，为了不趴在地上，他总要抱住雷顿匀称的双腿，身体往下滑。终于把他送到了房间，雷顿又笑呵呵地回去打牌了。

“不在他身上。”康维对着光秃秃的墙神秘地说，他现在非常清醒。

第二天，他又轻松地调查出雷顿根本没在船上的保险箱里存东西，而且他放在货舱的那四个大箱子被上百个箱子压着，根本够不

着。于是，康维坐在那儿冥思苦想：连他都束手无策，美国的海关还会有什么新奇的办法吗？

一天早上，船上的无线电报员收到来自岸上的信号，他说罗曼谛克号还有不到一百英里就抵达波士顿了。后来，康维发现雷顿扶着栏杆，边吸烟边出神地凝望着海岸的方向。

又过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有几位乘客看到一艘摩托艇向他们开来，雷顿只是随意地瞟了一眼。可是摩托艇转了个大弯，显然是在向他们的客轮靠近，还有不到一百英尺了，两艘船现在是齐头并进，雷顿忽然激动起来。

“我的天哪，”他惊呼，然后又大声喊，“你好呀，哈利！”

“你好，雷顿，”对方也大声回答，“听说你在船上，我来接你了。”

摩托艇加大油门滑到罗曼谛克号的背风面，随着水波起起伏伏，艇上的人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捆报纸。

“给你些美国报纸看看。”他说着把报纸扔了出去，雷顿接住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包房。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一捆欧洲报纸回来了，康维之前见过那些报纸。

“接住，”他说，“里面有你感兴趣的東西。”

摩托艇上的人接住报纸，随意地扔到座位上。

这时，康维忽然明白了。

“项链就在那里面。”他惊讶地想，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雷顿注意到了他的这个动作，于是诡秘地笑了笑，大胆地看着康维。摩托艇上的人大喊了一声“码头见”，就加大马力向着波士

顿方向开走了。

康维的脑子里忽然涌进很多想法，五分钟之后，他冲进发报室，给岸上的警察发了一份加急电报，然后又站在船头的栏杆那儿观察，他看见摩托艇朝着波士顿方向开去。几乎匀速航行，就这样完成了四十英里的路程进入波士顿港，这期间没靠近过任何其他船只，后来就消失在波士顿港了。

一小时后，罗曼谛克号驶进波士顿港，康维第一个跳下船，直奔一个等在那里的人。

“你搜查摩托艇了吗？”他问。

“是的，”对方回答，“我们都快把它拆碎了，还把它从水里拖了上来。我们还搜了船上的那个人——哈利·柴谢尔。你一定是弄错了。”

“你确定船上没有珠宝？会不会被他转移到别的船上了？”

“这艘摩托艇一直离其他船很远，”那个人回答，“我从港口入口的地方就跟上它了。”

康维失望了一阵子，不过很快又恢复了干劲，他对这件事越来越好奇了。

“你认识负责这里的海关官员？”他问。

“认识。”

“帮我引见一下。”

三个人见面聊了一会儿，商量对策。雷顿慢悠悠下船后就直接被请到了一间办公室。他微笑着配合搜身，没有丝毫的愤怒和不安。他出来的时候，康维就站在门外。

“你满意了吗？”雷顿问。

“不。”康维怒气冲冲地说。

“你还想怎么样？两次搜身，还搜了我的包房，你还不满意？”

康维不想激怒他，所以没回答，但是当雷顿的四个大箱子从货舱运过来后，康维就站在那儿，看着其他人对它进行了彻底搜查。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他坐在其中一个箱子上，以一种近乎敬佩的眼神看着雷顿。

雷顿也看着他，微笑着点点头，然后和哈利·柴谢尔一起有说有笑地离开了码头。康维没再跟着他们，似乎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雷顿一定已经拿到项链了，”他心里愤愤地想，“要不然他就是用我没发现的方法把项链转移了。”

几天后，“思考机器”奥古斯都·范杜森教授知道了这件事。记者哈钦森·哈奇有几个朋友在海关工作，他们给他讲了康维的遭遇，还说海关拒绝继续调查，因为他们觉得一定是伦敦警察厅搞错了。哈奇把这件事告诉了“思考机器”，可他似乎根本不觉得这是个难题。

康维的精神受了打击，名誉也受了损，又被雷顿嘲弄，他觉得很迷茫。一时间，他失去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失去了做一切事的动力，但是他仍然坚信雷顿就是窃贼。差不多就在这时，哈奇找到了他，问他想不想说说这件事。他太想一吐为快了，对他而言谨慎已是毫无意义，于是哈奇把他带到了“思考机器”那里。

康维毫无顾忌地把事情的经过全盘托出，他大概说了一个小

时，“思考机器”一直坐在椅子上，身体靠着椅子背，头枕着垫子，眯着两眼看天花板。一个小时后，“思考机器”对项链失窃案的了解和康维一样多了，对雷顿也有了了解，只是还不认识他本人。

“项链上有多少颗宝石？”“思考机器”问。

“一百七十二颗。”康维回答。

“摩托艇上的那个人——哈利·柴谢尔，他是英国人吗？”

“是的，从口音、举止和外表来看，他就是英国人。”

“思考机器”坐在那里摆弄手指，康维和记者都焦急地看着他。哈奇从以往的经验知道教授那具有超强分析能力的大脑总能给出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康维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只是抱有一线希望，又有些好奇，但是和大多数警察一样，他需要的是行动，总觉得只坐在那儿想问题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你看，康维先生，”“思考机器”终于说话了，“你做了这么多却什么也证明不了。事实上，你的调查只能说明雷顿没偷珍珠项链，所以也没带到美国来。似乎只有一件事能说明他拿了项链，那就是他把报纸扔到摩托艇上这件事。他的这个举动看似毫无意义，除非——”

“除非他把珍珠藏在了报纸里。”康维打断了他。

“或者他就是逗你玩呢，其实他是清白的，”“思考机器”补充说，“很有可能他发现你在跟踪他，才想出这个主意来愚弄你，其他的假设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必须排除可能偷项链的其他人，然后才能锁定是雷顿干的。那样我们就放过了那个偷了项链又嫁祸给雷顿的人。而且现在我们必须假设他已经把项链带到了

美国。”

康维对他的话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那事情就简单了，只能说明你对雷顿房间的搜查不够彻底，比如你搜查他床位木板朝下的一侧了吗？项链或者从上面拆下来的珍珠会不会挂在水箱下面的排水管里？”

康维懊恼地咬自己的手指，这两个地方他确实没查。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思考机器”接着说，“所以，一味地搜查是没有用的。现在，我们假设项链已经到了美国，就藏在你没注意的地方。很显然，雷顿不可能把珠宝留在货舱的箱子里，我们进一步假设他把珠宝藏在自己的房间，然后扔到了摩托艇上。这种情况下，项链被从罗曼谛克号上扔下来之后，就一直放在摩托艇上，可是摩托艇靠岸的时候，它又不在上面，另外摩托艇又从没靠近过其他船只，珠宝也不可能被扔到了水里，柴谢尔更不可能把一百七十二颗珍珠吞到肚子里，所以，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什么也没有，”康维马上说，“事情就是这样，我放弃了。”

“恰恰相反，我们得到了答案，”“思考机器”严肃地说，“假设项链是雷顿带过来的，我现在就告诉你姓名和地址，你可以去那里找那个人要项链。”

“思考机器”忽然站起身，进了隔壁的房间，康维转过身疑惑地看着哈奇，表情有些怪异。

“他开玩笑吧？”康维问。

“没有，他会给你惊喜。”哈奇回答。

“你的意思是我为此辛苦了几个月，却一无所获，而他进了那个房间就能知道项链在哪儿，在谁手里？”康维迷惑不解。

“就算他说他能把太平洋的水装在一个小茶杯里，我都相信，”记者说，“我了解他。”

他们的谈话被隔壁房间的电话铃打断了，“思考机器”以他那一贯的不耐烦的语气对着电话讲了很久。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后他才出来，站在房间门口往一张卡片上写了些什么，然后递给哈奇，他读了出来：“马萨诸塞州斯基尤特市，亨利·C. H. 曼德林。”

“这是那个人的姓名和地址，”“思考机器”认真地说，“哈奇先生，你陪康维先生过去，让他去看看周围的环境，根据判断采取行动。你们一定要搜查这个人的家，我想你们应该不会花太大力气就能找到项链，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你们要去。珍珠肯定都被拆下来了，可能藏在比你小手指还小的防雨布袋子里。如果他们反抗，就把这个人和雷顿一起抓起来，然后给马洛里侦探打电话，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

“但是，但是……”康维欲言又止。

“走吧。”哈奇催他。

于是康维离开了。

斯基尤特是个小城，顺着马萨诸塞的海岸线延伸两三公里而已。岸边的悬崖突兀起伏，非常险峻。小城建立两三百年来，从未发生过什么大事。亨利·C. H. 曼德林已经独自在悬崖顶上生活了两三个月。春天的时候，他和几个梦想着在这里度过夏天的人一起